

<<有个女孩叫穗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有个女孩叫穗子>>

13位ISBN编号：9787802256156

10位ISBN编号：7802256151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严歌苓

页数：35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有个女孩叫穗子>>

内容概要

《老人鱼》——穗子有个没血缘关系的“外公”本来是抗战英雄，却因为一堆勋章，遭来横祸。

《柳腊姐》——柳腊大概是中国最后一批童养媳，在作者笔下，其风貌、渴望、理想却与今天的女学生并无两样。

《拖鞋大队》——不折不扣的残酷青春代言篇，孩童少年狠心、不负责任地伤人，实在是世界一流，“她们”那些以恶报善的行为，几乎天下雷同。

《灰舞鞋》——书中最长一篇，一个“很电影”的爱情故事，不少男女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初恋的倒影，地域跨度从四川，到北京，再到西藏。

《奇才》——堪称一部寓言式的职场现形记，故事发生的环境虽不是现代写字楼，但书中角色皆可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相似人物。

《耗子》——一篇结局悲伤的小人物志，一段小女子被命运之手耍弄的无奈经历，生活踩落她，捧起她，最终斗败了她。

《爱犬颗韧》——（颗韧，藏语中的“爷们”）催人泪下，比《狼图腾》或《导盲犬小Q》更简洁易读、更贴人心、更近牛活。

<<有个女孩叫穗子>>

作者简介

严歌苓（女）（1959—）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好莱坞专业编剧。安徽马鞍山人，生于上海，在安徽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2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文工团，学习舞蹈，从军十五年。在部队里开始学习写作。

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绿血》（1986）、《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和《雌性的草地》，后者开始显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

1989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硕士学位。

现定居美国，为好莱坞专业编剧。

着力创作几代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命运的小说，在海外、台湾等华人生活区有很大影响，其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和《女房东》分别获台湾《中央日报》第三届、第五届文学奖、长篇小说《扶桑》获台湾《联合报》副刊小说大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元小说大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也屡获大奖。

还出版有小说集《海那边》、《少女小渔》、《倒淌河》等。

大陆有《严歌苓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多卷问世。

<<有个女孩叫穗子>>

书籍目录

老人鱼柳腊姐角儿朱依锦黑影梨花疫拖鞋大队小顾艳传灰舞鞋奇才耗子爱犬颗韧白麻雀

<<有个女孩叫穗子>>

章节摘录

老人鱼 穗子在成年之后对自己曾挨过的那两脚记得很清。踢她的那只脚穿棕色高跟鞋，肉色丝袜。

穗子果真在母亲盛破烂的柳条筐里见到了这些物证。

从此穗子就相信自己在半周岁时就有记忆了。

她当时被搁在一个藤条摇篮里，外婆叫它“摇窝”。

她半周岁时比别的婴儿稍微小一点，也不如人家硬扎。

这是外婆坚持把她紧紧捆在襁褓中的原因。

穗子那天是个讨厌的婴儿，怎么也不吃哄，张开嘴直着嗓门哭喊，母亲一眼看得见她两块嫩红的扁桃腺。

母亲哄不好穗子就不能脱身，她哄得自己也哭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二十二岁的母亲委屈地“咚”的一脚向摇窝踢去，摇窝成了个不倒翁，几次摇得要倾翻。

踢痛了脚的母亲简直委屈冲天，外婆拉也拉不住，但脚头气力毕竟被消耗了不少，因此母亲抡出去的第二只脚只把摇窝踢远了，“砰”地撞在墙根。

束手待毙的穗子浑身捆在襁褓内，自然感到一种毁灭性危险。

她一下子收住哭声，开始她人生第一次的见风使舵。

以后的日子，穗子就有了几分寒心，自己的母亲怎么做出了这样失体统的举动？

给她的长辈和小辈都落下了话柄。

穗子长大以后对母亲表面总是带点巴结，内心却充满怜悯。

怜悯可不是什么好的感情，被怜悯的人必须接受怜悯中略带嫌弃的敷衍。

外婆为此跟自己女儿不共戴天。

她觉得穗子母亲太低能太失败了。

她踢穗子的那两脚就是对自己不配为人母的彻底招供。

外婆只要活一天，穗子就该得到一天的安全。

穗子妈和穗子爸一旦暗示要接穗子走，外婆就说：“不要脸，小穗子这是第二条命。”

穗子的外公也说：“穗子不会跟他们的，穗子多识数啊。”

外公是个老兵，有残废津贴和特殊食品供应，而且不必排队就买到肉和粮食。

外公的残疾非常古怪，据说是头颈神经坏了，他的头不时会转动，假如你在他左前方跟他说话，他就向右后方拧下巴颏，因此外公总是在反对谁，绝不苟同于任何人。

不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很倔、很不友好的老头。

穗子妈见了外公只稍微点一下头，跟外婆提到外公时说：“老头儿没偷偷给穗子买零嘴吧？

老头儿没出去跟人打架吧？

在穗子印象里，外公从来不跟人家打架。

外公那么蛮横一个老人，用着跟谁打架呢？

他那双眉毛出奇的浓，并是雪白的，眉毛往下一压，谁都得老实。

何况外公有一大堆功勋章，他跟谁过不去时，就把它们全别在外衣上。

据说外公在打仗时冻掉了三个脚趾，因此他走路是深深浅浅的。

一别了满胸的勋章，外公走得急或来势汹汹时身上就发出细微的金属声。

外公说：“你晓得我是谁吗？”

这就够了，对方也不敢晓得他是谁了。

碰到愚钝的大胆之徒，外公就添一句：“你问问去，当年我腿上挂花时，省上哪个首长给我递过夜壶。

外婆跟外公并不恩爱，他们只有通过宠爱穗子才能恩爱。

外公耳朵不好，跟人说到他曾经给某位首长当副官时，外婆就小声揭露一句：“什么副官？

就是马缰。

<<有个女孩叫穗子>>

”穗子大起来才发现，外公对历史的是非完全糊涂，远不如当时还是儿童的穗子。

穗子看电影时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而外公却不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做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直到有人仔细来看他那些军功章时，才发现了这个重大疑问。

这样我们就有了外公的大致形象：一个个子不高但身材精干的六十岁老头，迈着微瘸的雄赳赳步伐，头不断地摇，信不过你或干脆否定你。

他背上背着两岁半的穗子，胸口上别了十多枚功勋章。

穗子的上衣兜里装满了炒米花，她乘骑着外公边走边吃。

托儿所的阿姨们看到这样的一对祖孙走近来，都愣了一刹那。

然后便窃窃私语起来：“这是哪儿来的老怪物和小怪物？”

”等穗子报上名之后，阿姨们就改变了对外公的最初印象，她们崇拜起这位战功赫赫的老英雄来了，

所有军功章把老头儿的衣服坠垮了，两片前襟左面比右面稍长些。

那些军功章大多色泽乌晦，难以辨识，阿姨们读懂的有：“淮海战役”、“渡江胜利”、“抗美援朝”等等。

以后外公天天在下午三点出现在托儿所门口。

天下雨的话，老头手里一把雨伞，天晴便是一把阳伞。

暑天老头端一个茶缸，里面装着冰绿豆沙，寒天他在见到放了学的穗子时，从棉袄下拿出一个袖珍热水袋。

老头儿没什么话，有话就是咆哮出来的。

他只是在穗子受了气才咆哮。

穗子告状是有名有姓的，谁揪了她辫子，谁躲在拐角吓了她，谁在滑梯上推了她一把，她都会把男孩们的姓名告诉外公。

但外公到托儿所闹事，为外孙女做主时却非常笼统，从来不指名道姓。

外公在此时嗓音并不洪亮，但有一种独特的杀气；那是战场上拼光了，只剩几条命要拼出去迎接一场白刃战时出来的嗓音。

总之穗子就记得老兵此刻有一种垂死的勇敢，骂街不再是骂街，而是壮烈、嘶哑的最后呐喊。

外公隔三差五的呐喊终于镇压了所有孩子。

包括省委首长的儿子们。

外公喊着要“下了你的大胯，掏了你的眼！”

……死你一个我够本，死你两个我赚一个！

……”开始穗子不懂外公的话，后来懂了便非常难为情。

她觉得外公跟她的生活有些文不对题，外公的架势、口吻、装束放在托儿所的和平环境中，非常怪诞。

外公在自己制造的闹剧中过瘾地表演，给大家好么娱乐了一回。

过后她不跟外公讲话，一讲就朝他白眼：“我不要你做我外公！”

我不要你讲话！

我不要你管我！

不要你做我家长！”

其他话外公都当作没听见，就那句“不要你做我家长”让老人蔫了，背着穗子的脊梁也塌下去。

这是外公最心虚之处。

后来外公去世了，成年的穗子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她对老人经常讲的这句话。

那时她才意识到，孩子多么残酷，多么懂得利用他人的痛楚。

那时穗子已读过一篇文章，有关驯化大象：人将象的耳朵灼出一个洞眼，并在伤患上抹药，使它永远溃烂不愈，一旦大象出现造反征兆，人就用树枝去捅这个伤痛的洞眼。

穗子不明白当年的自己怎么觉察出外公的不愈伤患，或许外婆跟外公怄气时话里带出来的，亦或是母亲给了她某种暗示：外公只是叫叫而已，并非血亲的外公。

<<有个女孩叫穗子>>

大概是在九岁那年，穗子终于明白外公是一个外人。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出面撮合了一些老兵的婚配，把守寡多年的外婆配给了外公。被穗子称为外公的老头，血缘上同她毫无关系。不过那是后话，现在穗子还小，还天真蒙昧，外公对于她，是靠山，是胆子。是一匹老坐骑，是一个暖水袋。冬天穗子的被窝里，总有个滚热的暖水袋，但有次水漏出来，烫了穗子的腿，外公便自己给穗子焐被窝。

一直到穗子上小学，她的被窝都是外公给她焐的。外公在被窝里坐着，戴着耳机听半导体，一小时后被窝热了，穗子才睡进去。

外婆去世不久，外面发生大事了。人们一夜之间翻了脸，清早就闯到穗子父母的家里，把穗子爸拖走了。之后穗子妈每天用她的皮包装来一些东西，到外公的后院去烧。烧的是照片、纸、书。

有一些她实在下不去手烧的，就搁在一边。穗子知道，那是父亲的一些书稿或剧本稿子，还都是未完成的。穗子妈把穗子父亲的稿子放在一个盛破烂的大竹筐里，就是这个时候，穗子确信了筐里的棕色皮鞋和肉色长丝袜是罪证：母亲当年正是穿着它们，踢了婴儿穗子两脚。穗子认为母亲当时想踢死她，但后来回心转意，也怕起自己对婴儿突发的怨毒来，便从此不穿那双高跟鞋。

穗子妈把筐交给外公。外公说：“你放心，哪个敢抄我的家？”这天一早，外公去买过冬的煤，抄家的人来了。穗子让他们先抄着，自己小跑去煤站叫外公。外公赶回来就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绿色毡子，毡子上别满他的功勋章。他把毡子往桌子上掼，对抄家的人说：“小杂种，抄家抄到哪儿来了？”抄家的人都不到二十岁，外地人占多数，因而不知道穗子外公是不能惹的；穗子外公早年打仗就不要命了，他现在的命是丢了多少次捡回的，因此是白白赚的。

抄家的人动作停了一下。他们在遇到外公前是所向披靡的。有人说：“老家伙好像有点来头哩。”但两个撬锁的人正撬得来劲，一时不想收手。他们撬的是那间煤棚的锁。煤在这一年成了金贵东西，给煤上锁的人家并不少见。当两个撬锁人欲罢不能时，外公用一根木棍在桌面上重重敲一下。他说：“大白天做土匪，撬我的锁，看我不打断他的爪子！”

抄家的人这时真有点怕了。这年头他们难碰到一个敢用这口气跟他们讲话的。一个头头和气地对外公说：“老革命要支持小革命嘛，抄家不彻底，革命怎么彻底……”外公说：“日你奶奶！”

头头在手下人面前给外公这样一骂，有点负气了，若就此打住，他日后还有什么威风？他手做了个很帅的小动作，说：“继续搜查，出事我负责。”

外公说：“你们动一个试试。”两个撬锁的人看看外公，看看头头。穗子眼睛盯着那把老古锁，门别子已松动了。

头头说：“撬。”外公沉默了。他挨着个把勋章别在衣服左前襟上，然后一解裤带，长裤落到脚腕。

<<有个女孩叫穗子>>

他穿着宽大的裤衩，将腿往椅子上一蹬，那腿绝不同于一般老人，它丑怪而壮实，两块枪伤曲扭了所有肌肉和筋络，在表皮上留下核桃大的坑。

外公腿上的毛也比他的胡子、眉毛、头发年轻得多，又黑又浓密。

阴森森的腿上，两块不毛的枪伤瞪着人们。

外公说：“没见过吧？”

我这条腿本来是要锯掉的。

我把手榴弹掏出来，拉了栓，对医生护士说：“敢锯我腿，炸死你们！”

人们看见老头在说“炸死”的时候，猛一呲牙，眼珠也红了。

静寂一刻，一个十六七岁的女抄家者说：“后来呢？”

她这一问，不自觉地成了老兵的崇拜者，另外两个女孩也附合上来，问道：“他们锯没锯你的腿？”

外公说：“谁敢呐？”

敢靠近我的都没有。

两个子弹在这里头开了花。

外公拍拍枪伤。

“我用一把刀自己挖，把大大小小的弹片挖出来了。”

女孩们说：“原来是位老英雄呐，用刀在自己肉里剃连麻药都不打。”

她们上来挨个跟外公握手，说哎呀多幸福，第一回跟一个活的英雄握手。

她们一边握手，人就小小地蹦跳着，红了鼻头和眼圈。

撬锁的人灰溜溜的，上来和外公握手时，笑也灰溜溜的。

外公却说：“你们撬锁手艺太差劲，榔头、起子有屁用，我当年撬的锁多了，一根棍子，这样一杠。”

他把榔头柄插进去，手突然一阵痉挛：“看看，看这手艺。”

锁果然掉下来。

煤棚的门开了。

外公指指里面，问那头头：“看看吧？”

头头双手摇着：“不看了不看了。”

外公说：“看看好，看看放心。”

”

<<有个女孩叫穗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